

盛世谋略

上册

舒歌

作品

SHENGSHI MOULUE

“你怕她吗？”

“谁？”

“苏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盛世谋略

舒歌
作品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盛世谋略 / 舒歌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552-3972-7

I. ①盛… II. ①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9985号

书 名 盛世谋略

著 者 舒 歌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杜英娟 李 丽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49

字 数 67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972-7

定 价 79.8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古代言情



目录①

CONTENTS

盛 世 谋 略

楔 子	1
第 一 章 身陷囹圄	2
第 二 章 墨王祁墨	27
第 三 章 出狱立威	54
第 四 章 已有答案	75
第 五 章 小心苏陌	94
第 六 章 苏家宴会	115
第 七 章 寺庙偶遇	161
第 八 章 死讯传来	176
第 九 章 边境重逢	190
第 十 章 谋划救人	222
第十一章 回到盛京	245

第十二章	以牙还牙	267
第十三章	坟前认错	297
第十四章	张氏之死	325
第十五章	重创林家	344
第十六章	嫁进张府	373
第十七章	祁墨被贬	396
第十八章	苏陌之死	423
第十九章	苏家灭门	451
第二十章	别后重逢	474
第二十一章	誓死跟随	494
第二十二章	墨王正妻	509

目录

CONTENTS

盛世谋略





目录①

CONTENTS

盛 世 谋 略

第二十三章	惩治柯瀚	529
第二十四章	进宫救夫	547
第二十五章	入驻王府	570
第二十六章	一份大礼	591
第二十七章	张府混乱	616
第二十八章	狩猎变故	643
第二十九章	苏陌归来	670
第三十章	祁墨身世	693
第三十一章	统一战线	715
第三十二章	尘埃落定	740
番外		763
尾声	幸福生活	766



盛 世 谋 略

楔子

大苍国万历十五年夏。

百年家族的苏家一夕间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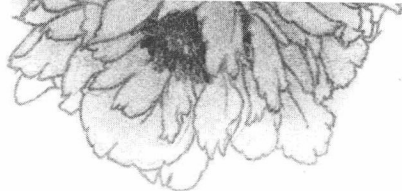
罪名：居心叵测，谋朝篡位！

罪及九族！十六岁以下女子入狱十年，男子不论年龄一概流放。

瞬间成为阶下囚的苏家，曾经有多么高贵，如今就有多么狼狈。世人皆言，苏家绝无翻身之地！

五年后。

狱中的苏家三小姐苏陌在经受了无法想象的悲惨生活后，终于不堪承受。清晨，当狱卒色眯眯地望着她的面容，提出让她用处子之身换取一个月不馊的饱饭时，她知晓就算是拒绝也无法避免，她的二姐在一年前也曾拒绝过，结果既失了身子又没有得到一顿饱饭。她再无选择，含泪绝望地撞上了牢门……



盛 世 谋 略

第一章 身陷囹圄

狂风呼啸的声音，似乎仍在耳边。

转身间，亲人们绝望的面容不断地在眼前闪烁，在脑海中盘旋。

毒酒入口的苦涩感，腥血自肺腑上涌的剧烈痛苦无比清晰。

那人在她的意识渐渐飘远时，竟然会那么悲戚不舍地说：“事到如今，朕别无选择。洛儿，安心去吧，下辈子朕定会补偿于你。”

补偿？

拿什么来补偿？

即便拿生生世世的悲惨结尾来补偿，拿皇族几万人的性命来补偿，也让她心恨难平！

她用尽心机、用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帮他，帮他 from 最低微的皇子成为九五至尊，可他竟忌惮她，忌惮她的家族！

是，他该忌惮她。她程洛本就不是一个养在深闺的简单女子，她太擅长琢磨人的心思。如他所说，她若是个男人，心必定狠过任何人！

只可惜，她的亲人，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姐妹，何其无辜！

这就是，她程洛的一生，可笑的一生！

耳边的风声似乎越来越平缓，渐渐地被阴冷取代。

有些声音很遥远，却很吵闹。

“三妹，怎么这般傻？或许……或许有一日，苏家还能回到当初，也许爹还能重回朝堂。”

“事到如今，这样的鬼话，谁还会信？二姐，我们等不到的。今日是三姐，明日就会是我。我……该怎么办？”

“四妹，莫要绝望。只要再等五年，再等五年我们就能够出去了。若真的轮到了你，我必会顶替你、保护你，保护不了三妹，我已然自责不已。”

“昨日林梦音来了。曾经林家不过是小门小户，如今却顶替了我们苏家的地位，来我们面前耀武扬威。若不是如此，那狱卒又怎会故意当着林梦音的面，扬言要侮辱三姐？三年前，大姐被侮辱的凄惨景象我们不是没有见过，大姐忍耐了，可最后还不是被折磨致死？即便等到五年后，我们又该如何面对？三姐曾有过期盼，那就是她时常挂在口中的‘五哥哥’。五年前，她口中的‘五哥哥’眼里会有她，可五年后的今天，她的五哥哥即将要娶的人却是林梦音！”

“莫要多言，让三妹好好休息。她身子虚弱，已经挺了一夜，不知还能挺多久，希望她能够挺下去。”

“二姐是怕三姐听到我所言？此时的三姐性命堪忧，又怎会听到？我只是叹息命运的无常，五年前我虽年岁尚小，却已经有了记忆，那五哥哥总是很宠溺三姐，我们都认为，三姐将来是要嫁给他的。可五年来，他一次都未曾来看过三姐，如今还要娶他人，三姐彻底地没了期盼。当年，被称为第一美人的大姐就被那帮子纨绔子弟在牢房外面……”苏晴颤抖着手指向铁栏不远处，仿佛那可怕的场景再一次在眼前上演，“将大姐活活折磨致死。”

苏家的大小姐苏吟多年前就美名在外，无数人踏破苏家门槛想要迎娶，最后与当朝宰相的公子定了亲，本是一桩才子佳人令人称羡的姻缘，可谁能想到因为苏家遭难，连累了苏吟！不仅大婚前一日被退了婚，更是在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就被京城那些纨绔子弟轮番羞辱！苏吟的惨叫声至今仍会让她们胆战心惊。

即便她们五年来都被关在监牢中，她们不用猜也知道外面的情形，苏家早已被残害得七零八碎！

苏媛闻言，似也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多年来不断被狱卒们凌辱。她何尝想被践踏，能苟且偷生到现在，她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自己越来越卑贱的事实！可到了如今，她只能承认自己胆小怕死，没有三妹的骨气，或许，死了才是最好的解脱，可她心中总有一丝期待，期待苏家有朝一日能够重新昌盛。

苏媛双眸四顾，周遭熟悉的一切映入眼帘，心中冷笑，因为她们是苏家的人，所以格外被“照顾”，关在这里，与其他犯人隔开，正因为隔开了，那些狱卒们才会如此胆大妄为。

这个世道，为何对她们如此不公？

牢房内忽然安静了下来。

阴森的牢房犹若地狱。

终于，在寂静得仿佛没有尽头的恐怖中，她们二人再也忍不住开始低泣，她们不敢大声，怕被那些狱卒听见，招惹来一顿打骂侮辱。

“三妹，如若不想受苦，就安心去吧。下辈子，我们再做姐妹，届时我一定会好好护着你。”苏媛哽咽地低声道。

苏晴将头埋在双膝间，身子颤抖。还有五年的时间，该怎么熬下去？她还能坚持吗？远在边疆流放的父亲兄弟还能坚持吗？

专属于牢房的阴冷气息，时时刻刻都透过肮脏的衣服钻入肌肤、骨髓以及五脏六腑。

躺在苏媛怀中的瘦弱的女子身子轻轻地动了一下。

而苏媛因为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并未发觉。

五日后。

背影纤细的女子，背脊挺直地望着牢房的幽暗通道，女子双眸平静无波，似深沉宁静的大海，就算落下千斤重的巨石也无法激起半点儿浪花。从她的唇角间恍惚看到抹极淡的笑意。无形的特殊气场，即使她不言语，即使身着破烂囚服，也无法让人忽视。

改变！

一种似乎灵魂上的改变。

苏媛和苏晴心中同时冒出这样的话。三天前，苏陌终于挺过难关清醒，可醒来后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一个人。

她们突然间看不懂她在想些什么。

明明她还是她，却似乎不是她。

例如，她很少言语。

例如，此刻，她站在铁栏门前一动不动，一站便是半晌。

程洛，不，如今已经是苏陌。她漆黑无底的眼眸里闪过一抹不易被人察觉的迷茫，她鲜少迷茫，此时所处环境令她仿佛置身梦境之中，死亡前的一切感受此刻仍无比清晰。闭眼之后，再睁开眼时，她却成了苏陌，并且，这是一个她所不知的国家。

过往，是梦？

苏陌眼中掠过一抹万年孤寂般的暗光，又怎会是梦？

是老天重新给了她一次活着的机会？但这一切又似乎毫无意义。她无法挽回亲人的性命、家族的荣耀，更无法让已经登上九五之尊的那人受尽折磨，失去所有。

“三妹，总会解决的，你别怕。”

苏媛轻柔关心的话语在苏陌的身后响起。

紧接着传来苏晴的声音：“三姐，别总是站着，你伤势未愈，身子还很虚弱，若是怕地上凉，就坐在我的腿上。”

“坐二姐的腿上也成，过来吧。”苏媛也紧接着说道。

二人争相地担忧关心，令沉浸在自己无边回忆的苏陌收回思绪。

“三妹，快来看看我这里有什么！”苏媛压低声音唤着。

苏陌转身。

转过身，看到苏媛从怀中拿出一个有些发黄的馒头。

苏陌瞳眸微闪，心底深处微微被牵动。

几日来，她已经了解甚多，知晓此刻的处境，更明白眼前已经发黄的馒头对她们而言是多么难得。

苏晴眼睛发亮，咽下一口口水，却是对苏陌说：“三姐，快吃，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养伤。”

苏媛见苏陌原地未动，只是那双漆黑的眼眸望着她手中的馒头，她起了身，走过去，将馒头放在苏陌的手中，柔声道：“三妹，吃吧。我一直将它放在怀中，还是热的呢。”

手中的馒头传来丝丝温热，苏陌冰冷的手轻轻颤了一下。

在阴暗潮湿的牢房中，唯有贴近肌肤才能将馒头焐热，苏媛一开始就是想将馒头给她的吧？苏陌心底轻轻叹息。

也罢，前尘往事，即使不甘，也要割舍。

她最懂的不就是审时度势吗？现在又何苦让自己陷入挣扎境地久久不能脱身？

看向二人，她漆黑不见底的眼眸闪烁着一丝动容，就为她们的这份担忧与关心吧。

她正欲将温热的馒头还给苏媛时，牢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想不到竟然还会有人来看望你们，脸上都给挂上笑容来，赵家的五公子来看你们了。”

狱卒冷嘲热讽的话语突然打破了三人间的温情。

“赵五公子……”苏晴提高声音，极为难以置信。

苏媛惊了一下：“他竟然来了。”她担忧地望向苏陌，五年了，他终于想要来看看三妹了，却是在他与林梦音定下亲事后。

见到二人的反应，苏陌就算不知晓赵五公子是谁，也大概猜到一些，想必与她有些关系，脑海中还有一些模糊的对话，是她刚刚醒来时听到的那些对话，五哥哥？

苏陌并未在此多加费神，而是走向苏媛，将馒头放回苏媛的手中，声音平静而轻柔：“收好。”

苏媛回过神来，发现手中的馒头，刚要说什么，一阵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涌入肮脏的牢房内，苏媛手颤了下，馒头滚落。

苏媛不由自主地看向那一袭华服渐渐走来的华美俊雅的男子。大苍国近年来独一無二的美男子，令天下间的女子痴迷，他出身于尊贵的数百年大家族赵家，是未来的家主，赵家多数子弟皆在朝堂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身份的尊贵自不必多说。

当年，苏家也是鼎盛之期，有意与赵家联姻，可任意挑选她们姐妹中一人，甚至是大姐。但他并未表明心思，独独对当时九岁的三妹格外宠溺。

男子一身华服，与此时的她们有着天壤之别，深深的卑微已经入了骨子，苏媛低下了头。

因低下了头，苏媛才看见苏陌正低身捡起落地的馒头。

苏陌微微弯曲背脊，看向手中的馒头，昏暗的光线下，看得见沾在馒头上的灰，她眸光微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拂去上面的灰尘。

赵臻立在牢房前三步之远，当他看见那背影消瘦的女子微微弯曲的背脊时，一双深黑的眼眸眸底深处似闪过一道暗光。

“陌儿。”

男子轻启唇，柔如初雪的嗓音，如夜魅惑。

可惜，不知是牢房的阴冷，还是他的声音，让人有几分冰雪的冷意。

他置身在牢房外，就如同置身在万丈之远。

那注意力只在馒头上的女子忽然在苏媛的耳边说：“我将过往全部忘记了，你须帮我。”

苏媛大惊！

苏媛想问该怎么帮，却发现苏陌十分从容，冷静得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苏陌已转身，手中还握着发黄的馒头，眼眸没有半分躲藏地看向赵臻。映入眼帘的男子，面容华美，尊贵逼人。若非前生经历甚多，或许苏陌也会对眼前男子的容颜侧目，可如今的苏陌，眼里唯有的是如何行走前方的路。

毫无疑问，站在面前的三名女子，皆是形容狼狈，瘦弱不堪，面色蜡黄，毫无光泽，再难以见到当年贵族小姐的金贵骄傲。赵臻不经意间瞥见苏陌的眼眸。

一时不防，心被敲了一声，咚！

因他看到的是一双仿佛深渊的眼眸，望不见底。同时，眼前的女子，浑身充斥的气息是疏离和冷漠。看向他时，不带有丝毫情感，更没有半分的卑微胆怯。即使静静地站在那里，也仍旧是从容不迫。

从容不迫？

身在牢房内，就如同从天堂坠入地狱，一落千丈的落差就算是一名男子也难以承受，更别说是是一名娇弱的女子。五年前，她不过九岁。

是错觉？赵臻心底暗暗质疑。

赵臻等了半晌，也未等到苏陌回应。

“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情。”他再次开口。

苏陌眸子抬了抬。

苏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她有些焦急地说道：“我差点忘记恭喜五公子，望五公

子与林小姐永结同心，白头偕老。”话落，她略微不安地看向苏陌，希望苏陌能够从她的话中得到一些消息。

苏陌唇角扬起一抹清淡的笑意，对苏媛的反应给予了赞赏的回应。有些信息，不用太全，一点点儿就够做些事情。

就在此时，苏陌再次开口了。

“赵五公子想得到什么？”苏陌深渊似的眼眸注视着赵臻，观察着赵臻细微变化的神情。

赵臻乌黑的眼瞳底处，好似有着缓慢的层层翻卷的暗云，莫测难辨。

又是一阵寂静。

有些可怕的寂静。

须臾，苏陌笑了，一笑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犀利与凛然。

“赵五公子，我的要求是五日后再见。”

五日后是一盘棋，她先执棋子。

阴冷潮湿的牢房内不断地响起悲痛欲绝的哭声。

一刻钟前赵五公子离去时留下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她们的父亲苏志勇自缢身亡！

连父亲都无法坚持忍耐下去，何况她们！

满载了她们所有希望的父亲逝去了，即使她们能够再忍耐五年，可五年后她们也没了花样年华，出去后又该何去何从？

牢房外不远处的狱卒见到此情此景难得没有前来呵斥，也许是赵臻离去时吩咐了几句。

一群狗仗人势的东西！

苏媛紧咬牙齿，曾不止一次想过有朝一日出去后，她要让这些狗仗人势的狱卒都受到惩罚，可如今，她仍旧困在牢房内，动弹不得，一切都只是做梦。

“为什么？老天要对我们如此残忍？为什么到了现在仍旧不给我们一点儿希望？”苏晴痛哭不止，绝望不已。

“爹，你自缢身亡，扔下我们就这样离去，难道你也认为前途渺茫，苏家无望了吗？”苏媛满腔悲愤，回忆起在牢房的五年里，她所遭受过的侮辱和磨难，一桩桩、一件件皆是那么令她作呕，可她总是怀着希望，谁知今日，希望都破灭了！留下的只有已经是残花败柳的身体。

苏陌一双如寒潭深渊的眼眸低眸望着二人，她懂她们的悲痛欲绝，更懂她们的挣扎，或许她比她们更能体会到失去亲人，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

坚固的心，顷刻间崩裂。

族亲绝望的面容，漫天的血红，那人伪善的话语，撕心裂肺时的剧痛……

苏陌半闭上双眸，双唇微微变色，她紧抿着唇自那悲痛万分的回忆中抽回思绪。

这，就是赵臻留下的。

他知晓留下的信息会如何打击着苏家姐妹，却未曾犹豫，临走时留下淡漠的话语。

偏偏外表风华卓越，做的事却如此狠辣冷绝。

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一个破落的家族，在世人眼中完全不会有所作为的三名小女子，为何会让他在五年后的今天忽然重视起来？

其中，必定隐藏甚多，错综复杂。

会是什么呢？

再看向苏家的两姐妹，她们仍旧沉浸在没有依靠、前路漫漫的恐惧和痛苦中不能自拔。

苏陌坐在二人的身侧，虽然手有些冰冷，却似乎有着能够安抚人心的魔力，她轻轻地拍着二人的肩膀，轻柔地说道：“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并非到了绝路。”

悲痛欲绝的二人原本在绝望的世界里无法抽身，或许是能抽身，也逼着自己沦落进去不要抽身。

突然那冷静的话语传来，她们忘记了悲痛。

因苏陌的话。

“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并非到了绝路。”

被关在牢房内寸步不能行走，任人宰割欺辱的境地，也并非到了绝路？

这样的话听起来格外不可思议，却又让她们不知为何有了一丝希望。

“三妹……”苏媛忽然想起来刚才苏陌对她说的话，“你真的忘记了以前的事？”

“嗯。”苏陌轻点了下头。

“什么？”苏晴惊愕，“怎么会？”她连忙看向苏陌额头上还未愈合的伤口，难道是因为撞了头的原因？

一时间，苏家的两姐妹忘记了刚才的悲痛欲绝，所有的心思都在关心苏陌上。

苏陌微笑回视：“无碍，我还有你们。过去的事情不算什么。”重活一世，她更明白亲情的重要，那温热的馒头不只是浅薄的“温饱”二字，还暖了她的心。这一世，她要守护她们。双手沾满血，对她而言已经驾轻就熟。

“没事，没事的，三妹，有些事情忘记了是好事，你还有我们。刚才我和四妹说的话都是因为太伤心了，你说得对，并非到绝路。只要我们姐妹三人同心，还有什么事情能难得过我们？”苏媛擦去眼角未干的泪水，紧紧握住苏陌和苏晴的手，她是她们的姐姐，若是她绝望，若是她撒手离去，她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苏晴破涕为笑，重重地点头：“是，三姐，你还有我们。都坚持了五年，剩下的五年又怎会坚持不了？我们若是真的死了，只会让仇者快亲者痛。是啊，还未到真正的绝境。”

苏陌眼底染了丝笑意：“嗯，未到真正的绝境。”只要没死，就算是身在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也绝不会是一条无法行走的路。

“怪不得三姐会对五公子如此冷漠。”苏晴低声说。刚才就觉得苏陌对赵臻的态度有些奇怪，毕竟是被苏陌五年来常常挂在口中的五哥哥，如今出现了，怎么可能是刚才的那般冷漠，仿佛是对待一个陌生人，原来如此。

赵臻，苏陌曾经的五哥哥。

苏陌有些想了解的心思。

只不过，她现在最想知道的不是这些。

她将发黄的馒头分成三份。

“先吃饱，然后告诉我以前的事情，包括……朝堂之事，事无巨细，务必在四日内让我全部知晓。”

烟雨蒙蒙，亭台楼阁。

细雨绵绵已有一整日。

推开窗，扑面而来的是潮湿的空气。

林梦音忍不住轻咳了几声。

“小姐快到床上躺着，窗前有些凉，奴婢这就将窗关上。”紫菱见林梦音止不住地咳嗽，立即又将刚刚打开的窗关上。

“没那么娇弱，几年都这么病着，早就已经习惯了，窗户先开着吧，雨天时的气息最是好闻，我喜欢。”林梦音笑着吩咐道。

紫菱叹气三声：“小姐，你就是这么不爱惜自己，马上就要嫁给赵五公子了，怎么还不欢喜？再有三个月，小姐与赵五公子就要大婚了。盛京谁人不知，在五公子的心中，小姐最是最重要的。若非小姐这两年身子娇弱，怕是早已过门了。”

闻言，林梦音脸颊微红：“莫要再多说此话，若让人听去，定会被人笑话。”她与赵臻多年前已相识，只是当年她与他之间乃是天壤之别，从未想过有一日她能名正言顺嫁给他。毕竟当年她年纪小，与他虽各自有情，却也是青梅竹马的情感，渐渐才发现，她这辈子似乎也只能嫁给他，就算是为妾她也心甘情愿。

或许老天垂怜，林家日渐壮大，时至今日，她已经能够名正言顺嫁他。

“谁若是敢笑话小姐，那定是妒忌小姐。”紫菱仰着头一副只要别人敢笑话林梦音的话，她就会冲过去的样子，不过出口的话却是免不了得意扬扬。现在的林家绝非几年前的林家，盛京多少人排着队等着巴结。

林梦音忍不住轻笑摇头，一双剪水双眸楚楚动人，说话间神态更是柔情绵绵：“你啊！”

紫菱看痴了眼，五年前没有人知晓小姐，在所有人的眼中，苏家的大小姐才是盛京的第一美人，如今盛京无人不知，林家的大小姐林梦音才是令无数男子为之倾倒的才女，容貌更是倾国倾城，与赵五公子乃是才子佳人，天仙绝配。

只不过，提及苏家，紫菱不免冷了脸，语气极为鄙夷：“苏家的三小姐太过不要脸，竟然为了见五公子假意寻死，昨日五公子竟是去了牢里。她难道没有一点儿自知之明？她如今是阶下之囚，根本配不上五公子了，甚至还要在牢中待五年。太过恬不知耻！”

“若非前几日你假借我之名去牢里见了她，她必定不会出此下策。说到底，这件事是你的错，并非她的错。她……不过是穷途末路，不知该如何应对。又或者，她对五公子情深一片。紫菱，日后不可莽撞行事，你虽是替我出气，却险些害了一条人命，她是个苦命的女子，本不该在牢中受苦。况且，五公子对她并非有情……”林梦音神色微沉，训斥紫菱。她对赵臻极为信任，当年苏家正是鼎盛之期，且当时苏家与赵家有意联姻，而赵臻并不想与苏家联姻，所以才会对苏陌有几分关心来分散他人的视线。

虽然被训斥，但紫菱并不害怕，她知道小姐一向心软，绝对不可能为了那阶下之囚对她怎么样的，她撇了撇嘴，虽然心里头不认同，仍旧点头：“小姐说得是，奴婢知错了。”

“她在牢中不易，日后就莫要去打扰她。”林梦音轻声吩咐，忍不住又咳嗽了几声。她身子向来娇弱，只要到了春天就容易染风寒，幸而赵臻家中的族医为她医治，身子倒是也好了不少，三个月后便可安心与他成亲。

“小姐放心，那地方奴婢去了一次，就不想再去第二次。”紫菱说的倒是实话，那地方阴森如地狱，去了一次回来后就容易做噩梦，她不过就是偶然间在街上行走时，听见几个狱卒谈论起苏家三姐妹在牢中的情形，当听到苏陌经常亲热地唤五公子为“五哥哥”的时候，她实在为小姐感觉恶心，苏陌也配？所以才会假借小姐之名收买狱卒去见了苏陌。

如今，就算苏陌想尽法子再见五公子，也不过是残花败柳，如同过街老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赵五公子能看上她才怪！

林梦音察觉到紫菱神情有些异样，接着又问：“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奴婢……奴婢……”

“不可隐瞒，你是知晓我的性子，我虽不会重罚下人，但也绝对不会包庇下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做坏事。”林梦音声音有些寒冷。

紫菱硬着头皮，说：“有些事情太过肮脏，奴婢不说是怕污了小姐的耳朵。五年

前苏家大小姐入狱后的情形想必小姐也知晓一些，苏家大小姐尚且如此，就不要说其他几位小姐了。奴婢那日前去牢中探望时，听几名狱卒说，他们要染指三小姐。奴婢不敢多加打听，更不敢说什么，这是许多人心里头都知道的，干干净净的女子进去了那个地方，没有几个到了最后是干净的。”

林梦音听言，愣了半晌。如今在盛京，或许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苏家。

最后叹息一声：“一切皆是命，她的事情日后莫要再提及。”

“是。”

因连绵不断一整日雨，本就潮湿的牢房更是阴冷不已，从棚顶流下来的脏水混着雨水不断地滴落。

脚下一片冰冷。

三人站在角落，能够防止脏水滴落在身上，也避免了脏水落在身上后刺骨的冷。

三姐妹抱住彼此，虽然还是有些冷，可她们的心是暖的。

仅是两日的时间，苏陌给了她们一些希望，那就是不到死路的时候，就不是真正的绝路，她们不能绝望。苏陌的变化，让她们的心境也有了变化。

两日后，苏媛已将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知了苏陌，偶尔苏晴补充。而苏陌总是耐心地听着，偶尔会问出一些问题，她们知道的会告知，不知道的苏陌会省略过去。

但终究苏媛二人知道的朝堂之事少之又少，所以苏陌得到的消息也大多是传闻。总结这两日来对目前情况所知，苏陌眼瞳渐渐地深暗下来，事情比她之前预想的还要棘手。

苏陌知晓，她此刻知道的信息有用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最重要的是苏媛姐妹二人在牢中五年，这五年内外面的具体变化她们又怎会了解，偶尔听到也都是从狱卒口中得知。

只知今时今日林家顶替了苏家当年的位置，也正因为如此，林家女子才有资格嫁给赵臻。

至于赵臻，以及以前的苏陌，她只能淡笑应对。

赵臻并非苏媛口中的那样对苏陌宠溺，不过是在当年的那种情形下，选择了最无害的也最好利用的苏陌，简单地送了几样贵重礼物，还有几个温柔迷人的笑脸而已。或许，在许多年少的女子眼中，这就是宠溺，也难怪苏陌这些年来会一直惦念不忘，时常挂在嘴边。其实，苏陌只是棋子，一颗可以让赵臻用来堵住苏家悠悠众口的棋子。

这便是兵不血刃的谋略。在男人的世界里，小小的女子沦为棋子并不稀奇。

至于前两日赵臻为何前来，是因为苏陌听到了赵臻要娶妻的消息后彻底绝望，拿出了当年赵臻送她的一枚玉佩，当年赵臻说过用此玉佩可以求他一件事情，在苏陌刚